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白

宋徵輿轅文叅閱

高文襄公文集

書

高拱

與王鑑川書論封貢

封貢

閣中典臺臺同心故大功得立

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

爲光大、旣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然、明旨旣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明旨無着、甚不可矣、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威信旣孚、處置又善、當

必可成。使 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 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 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間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也。阿力哥似當留之。北化把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老酋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

漢耶古未降者

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

若老酋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

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况此○一○及○更○有○此○用○留此一人。則亦可以

時問虜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

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

請於 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

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鑒

焉。

與王鑑川論老把都歿後事宜

款貢

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

哈客印

可從而無他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一印。使其相傳。

亦相傳也。

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鑄。不用潞鑄。用以

克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

爲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

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無議

者也。至於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僉

首之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

○謂○件○細○絲○乃○大○不○易○

迹。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外

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

時。必以爲繫。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

豫爲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之心。而不必令

入。乃爲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

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

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旣

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反。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

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于己。

則重。已有求于人。則輕。爲一首所輕。則諸首皆輕之。

而携持要索之事起。欵順反不得永矣。况諸酋皆正
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
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
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
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
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
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
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
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

欵。貢之。○美。○以。○共。○不。○在。○共。○去。○必。○欵。○完。○局。○也。

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畧陳其槩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

與督撫論黃酋索史大官事

處置屬夷

黃酋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

黃酋者明與之天子也

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撓
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
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
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
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
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
者也况俺答旣以心服昆吾吉能旣以帖伏黃酋一
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

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酋或有起他
 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
 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
 理彼如無狀吾即明言與絕彼敢來犯吾合史大官
 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
 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
 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
 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權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
 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

麻夏火酋○正○自○研○思○而○使○之○怒○于○虜○酋○未○則○史○
 才○急○爲○小○用○

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
衰○况○衆○既○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
也○願○公○之○熟○計○之○也○

與貴州巡撫阮文中書

處置安酋

管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
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
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
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
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

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罅隙，本

此為

得大體

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為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

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

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

表族相繼自與中圖無涉

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

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

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

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

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寃。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

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類。而乃

此○構○陳○所○以○不○歸○也○

居于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

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

如○此○處○置○更○得○

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審居則

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于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

再與阮文中書

處置安酋

安氏之亂，前已為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為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為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勤為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

能差體勤之官則反叛之罪尚可勘解

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即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即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爲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而授方

畧其聽。勤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

與殷石汀論倭賊

倭賊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旣復。剿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于有司之貪殘。而養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疑我。東且撫。西

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

事休如此賊為可恨

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為翁相對

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

○昔○使○為○賊○者○知○賊○之○害○則○自○能○解○散○當○今○流○賊○但

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為賊勸乎柰之

見其刊也

何民之不為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

有公在彼必須痛剿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

殄滅然後撫恤瘡夷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

狗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

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

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穩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爲處也。至於征剿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爾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待。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即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敝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

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畧、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冗中放筆、無論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與王鑑川論受把漢那吉第一書

封貢

虜酋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桃松寨之

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

未為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

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

為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

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

艷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

公者既能嗾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却老酋

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

非伍見笑于天下亦恐趙全等聞之先事為計也

腹心于老酋而緩于乞孫水榭則我徒抱空憤而

成德盡去矣

力哥也

復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

厚阿力哥所以安那吉此兼其妙

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

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為吾中國屬夷世

如此雖不歸彼亦可以一可汗處之他日得以此扇

受賞資而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

○漢○黃○酋○之○來○知○呼○端○初○故○事○

心悅為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

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

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那吉來降吾知為汝孫也

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何敢言汝若早有汝孫

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

兵以來。能無愧邪。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

揣黃酋心事更妙

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繫。而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歿。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不服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

此策若不行，雖不封，亦得勝。○
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
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
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
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賜
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
歸順。而又令人旁示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
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者且無計也。老酋當必悟。若
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
信。今以後汝是我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

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
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
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也。
○此○者○亦○宜○筆○及○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携貳當自此始。
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
吉厚待奶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
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
靜。何如。當再有處也。冗甚。放筆。不能悉意。惟公裁酌
千萬。

再與吳環洲巡撫書

欽定

久不得以一字奉達左右，忙累可知也。前教三事有

見事其透

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即如鐵錫往歲入犯，捨

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捨去

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尚不見處分，不知竟何

如矣。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

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

戒殺爲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順義

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

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何如何如
後來秋事之壞畢竟在此事
如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彼亦
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
有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
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冗中草草布復不倫惟心
亮

答三邊戴總督

三邊貢市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于三邊僕則
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

三邊之捨如故○文○象○月○是○見○事○速○豈無俺答之人○吉○能○即○老○把○都○一○枝○在○西○邊○者○稱吉能而捨于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捨也三邊有捨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

與殷總督論侯太守事

郡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主上收拾此

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即

當為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

一人乳不加粉

守已任怨彌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

任○事○之○臣○反○為○狗○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為○

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於○展○布○故○稍○為○

處○分○而○又○為○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為○

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

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當○自○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

地○方○官○使○知○ 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

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
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與殷石汀論辨改土設流疏 流官

安國亨之事賴公勘定地方底寧雖愚言幸中而公
之運籌戮力為功大矣乃事甫平而安智之奏辯又

至仍稱改土設流僕計道路甚遠而時日甚近安能
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為謀

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

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在京代智為之者智尚未知

也。今已成招問遣，則智黨計窮。自此必不敢復有亂矣。安順之賊，可惡已久。公會兵撲剿，綽有餘謀。成功且在目前。地方既可復，而又有以懼安氏之心，功尤不細也。僕爲之喜而不寐。但公已有陟命，必須了此一節，處置停妥而後可行。不然，脫有棄於前功，豈不重可惜哉！代公者就在地方善後事宜，更須諄切商授，必圖永安乃可也。大選忙甚，不得詳所言。統惟照亮千萬。

與梁巡撫論開河

漕河

承示開河利害種種體國憂民之意溢諸言表欽服欽服但運道不通修治已久勞費無筭而績效茫然京師且坐困矣憂無所出故有新河之議計其道里非遙費亦不多若得遂成則二道並行脫有一道之塞亦自有一道之通此萬年之利也今措處銀兩既有項下斷不用東人之財而任事之官亦各有應承之者且自謂事必可就朱張者即元末游燕之人也不則其罪亦不用東藩臬之官也若謂恐有朱張難制則今之淮膠商賈通舟久矣豈必糧船往來而始有朱張乎願公贊成其

事不可再為難辭。況此事前人已為之，功且垂成而廢實為可惜。今因舊增拓當事半而功倍，僕亦計之熟矣，千萬其勿阻也。

答胡給事

運河

新河之議本出僕意，然非有成心也。今執事查勘詳悉，明示不可，不徇僕意，亦可謂無成心矣。願即題止可也。蓋可開則開以濟運，所以為國也。不可開則止，以免無利之害，亦所以為國也。而我何與焉。其初獻議之人亦須善慰遣之，無讓其失策，恐阻將來。

不責建議之人，恐其為得宜。

任事者之心。至于海有可通之路。聞之甚喜。但不知事果何如。殊切懸企。倘有下落。願早示知。若得諧此。則於國有萬分之利。而又無一毫之勞費。縱使新河可開。亦不及此。而况云不可耶。執事忠于謀。國委曲明盡。而又不依違顧望。徒事迎合。僕寔心服之。人回草草布意。以安執事之心。其撫按二司。亦乞。以僕意恐其不喻。謂與初議相左。而意或有不暢也。

答河南粟巡撫

中州軍衛

民兵在省團操。及磁州屯劄者。其事已久。然於國

無一毫之益。而於民有十分之害。今既數年。曾何所用。可見之效。已如此矣。於今不處。又待何時。願早為

題請使血脉仍歸故處。則病尚有醫也。至於選留精

○然○聞○豫○南○地○新○兵○甚○少○有○車○乘○為○

壯。以衛會省。似亦不必。蓋省中自有軍衛。何用外兵

疑難

今只復先朝之舊。則上下皆安矣。其處分有司云

云。敬聞教。便當加意為之也。人回不悉。統惟照亮。

與河南梁巡撫論捕盜第二書

捕盜

承示彌盜之法。可為曲盡。自茲中土之民。得安生矣。大抵多盜之故。只是有司蒙蔽。以有為無。而盜亦有。

欵有司之法其劫庫與夫劫有名之家○當今此下及大郡而○專控刑○亦○便不肯爲恐

聲著而累有司不得不捕也○恐○事○大○難○于○後○來○抵○對○也○却只於小宦與百姓富

家任意爲之有司見其事小不得聞於上官故亦不

問及至養成大勢則劫庫與有名之家公然爲之而

莫敢誰何矣自此而上非揭竿而呼之事耶僕所以

抱深憂者非爲身家計蓋爲國家慮也今徧地皆

盜矣其勢愈盛而有司愈益怯可不亟爲之處乎然

所以剪除之者又非可以急遽爲也必是務修彌盜

之實而不可多弭盜之文彌盜之實在未生者防之

使不得生已形者制之使不得逞是處有兵可以隨

手而用凡有動作一二即捕獲之勿俟其多又寬首

賊未盡之法使捕者有利可豔而肯自向前其賊駭

然○只○可○解○小○盜○耳○

衆大者必密招賊中之人宥其罪許以擒獲賊首而

遂有其財且得以永爲良民利之所在其中必有自

榜○文○正○自○無○用○

變者大抵有心筭之用計爲上正不必多出榜文激

之而使愈爲備也人回草草不悉幸照

序

獻忱集序

章奏

國制 聖旦暨元日長至皆稱賀然惟 藩國留曹

暨外寮五品上者具疏亦皆有頒示定式無異同也

或云國初慶賀詞皆功式

若 廷臣則賀若謝皆無疏近歲章奏寢盛其在今

或即起自嘉靖時也

則節賀無竅言凡有瑞應必禮卿首請疏賀而諸司

從之其大寮遷官暨有 遣有賜皆疏謝而小臣亦

間有焉可謂極盛矣予自遷國子歷詹府南宮皆視

篆賀必草疏乃侍郎係 御除當謝尚書大學士皆

例當辭謝且叨 恩隆渥 遺賚爲多故謝疏亦種
種間乃次第成帙名獻忱集藏笥中夫文以事興事
由時異斯集也庸紀時事云爾駢四儷六文云乎哉

外制集序

制誥

昔嘉靖乙巳春我 世宗肅皇帝札諭輔臣令於翰
林中簡五六人或四三人備樞筦之用意至沃也於
時輔臣舉編修二人檢討三人於中秘撰理文官誥
勅曰以備用云而拱寔在列先是典誥勅者或以閣
學或以詹翰長貳其事既重而其文亦皆簡實無失

代言之體。後乃屬之兩房供事官。其事既輕。而爲文

新加三〇陵書院供有也

者。又率徇情浮濫。所謂以萬乘之尊。譬匹夫之賤者。

論王〇言世情

寔有焉。而失體亦甚矣。至是始還翰林之舊。則其事復重。予乃一滌陋習。特追簡實。且就其所司。各加戒勉。以仰副朝廷訓迪百官之意。非敢遂謂得體也。積藁頗多。歲久不復見。歸田之暇。偶於書笥中得數紙。旋復檢索。則散失者多。十存一二而已。因憶先皇簡微臣於廿年之前。而卒大用于二十年之後。其期待之隆。蓋非一日。爲嗚咽久之。遂以逸藁錄而藏。

之家。庸志鼎湖之感思。抑以存鑿坡之故事云爾。

雜論

論經筵要務

經筵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爲一代精神。

命脉我 祖宗燕謀弘密，注意淵遠，非前代可及。

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歟盛矣。迨我 穆

皇未獲有所面授我 皇上甫十齡，穆皇上賓，其

於 祖宗大法，蓋未得於耳聞也。精神命脉，既所未

悉，將何以鑒成憲繩祖武乎？今日講經書後，又講貞

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 祖宗家法，以爲主本。

此是心聖の學の根の本

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於用乃

欲於 祖宗列聖實錄所載 聖敬事天之實 聖

學傳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慾如何務勤儉

如何察讒佞如何總攬大權如何開通言路如何進

君子退小人如何賞功罰罪如何肅宮闈如何御近

習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撫百姓如何鎮撫四夷擬

其緊切編輯成書進呈 御覽在講筵則日進數條

在 法官則日披數段庶乎 祖宗立國之規模保

邦之要畧防微杜漸之深意弛張操縱之微機可以

得其大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合下便是不須更費商證而自無所不當我。皇上聰明天縱，睿智口開，必因而益迺。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覲耿光，以揚大烈，以衍萬年無疆之祚者，將在于是，則特爲之引其端焉爾。是臣愚犬馬之心也。方遂請之，而遂以廢去，特述其意於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則犬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

論輔臣面對

面奏

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誨格君心之非

即平日何曾講論箇道理商量箇政事縱急緊不得

○若○使○君○臣○道○合○則○子○正○不○必○答

已事亦只劄子往來而已書既不能盡意而又先經

內官之手拆視而後進上幾密之言如何說得君

臣道隔未有甚於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

議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破

其壅蔽而輔臣亦不敢苦請面對若忽然問一件道

○苦○耳

理未必能知問一件事體未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

說箇甚所以亦不樂於面對也

論養相才

相才

聖祖罷丞相分其權於六卿而上自裁決成祖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人處之備問代言商確政務極其寵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遂理機務調壹比其久也則遂隆以師保之官稱輔臣焉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甲與夫庶吉士之選畱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爲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乎。舊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爲之處焉，亦無不可者。誠宜于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之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克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身，以爲感動之本，明體達用以爲開導之資，如何潛格於其先，如何維持於其後，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於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撕，日日聞省，則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攷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爲

安常處順、如何爲通變達權、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槩於中也。於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理、審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而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旣畱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

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固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於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爲文、栽花種柳以爲詩、羣○其○沿○爲○故○事○久○矣○天下英才爲此無謂之事、而乃以爲養相材遠矣。

論考察

察典

國家倣虞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滿、三考始論黜陟、然朝覲考察、既有所汰、而在任又有歿亡丁憂事故去者、則安得便有九年滿者補之、故後又有推陞之例、推陞之例行、於是九年考滿者鮮矣、然前朝官尚从

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後久住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陞者焉。蓋四五任未一考，而况三考乎？其九年考滿者，間見翰林史官，術經歷等，而餘不復聞。然亦止有陞而無黜，是考績黜幽之典廢。此考察所以不能無也。然法不能無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乃遂襲爲故套，無復置議者。此士風日敗，而治理所以不興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於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於三二日，則豈能得其善惡之真？所以毀譽肆出，飛語中傷，而行事者遂以爲據。大奸

任其彌縫，小過取其塞責，十分曾無一二之實。此一弊也。六年之間，其考滿者率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有至二三品者，而考察之時，乃又以原官指摘而黜謫之。夫使其不肖固當處也，乃何以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既加美辭，數陞遷，乃何又以原官黜謫之？先後不一，自相矛盾，非所以示勸懲於天下。此又一弊也。每考察時所去之人，前後不相上下，其數未足，則必取盈，其數已足，即不復問。天下豈有六年之間不肖者皆有定數，其為苟且了事可知。此又一弊也。考察各

衙門皆須有人。如此衙門已有人矣。遂不復動。曰難
爲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必以人實之。曰柰何
空此衙門也。夫考察本爲去不肖也。使不肖者多。不
妨盡去。無不肖者。不妨不去。而所爲乃如此。徒使不
肖者徼數年之幸。而賢者受鞫數之苦。此又一弊也。
惟其如此。遂使考察之時。不肖者造作言語。鼓弄風
波。傾陷善人。以圖衙門有人。而可以免己。其善者則
此是大心弊。政。畏縮而無以自藏。蓋非惟不能去不肖。而尤以長人
不肖之計。傷賢者之心。此又一弊也。被黜者既不許

辯科道糾劾不公之例又復不行遂使奸權於此行

然當今此例通融者多矣

伎害之毒以為此乃處局禁錮終身者矣乃以平日

所憾所忌所異已者推入其中使抱沒齒之恨而不

得再見天日以此人視考察如必不可脫之囹圄如

萬丈必不可出之陷窞惟恐推其身於此蓋曰平日

之踏蹬貶黜猶可言也一推身於此則不可言也而

承奉權奸無所不至惟恐少忤其意而施毒於此焉

是以朝廷瘴惡之條徒為權奸作威固黨之具不惟

臨事行其傾陷之計而平日猶持此以為嚇制之機

使朝臣垂首喪氣，無復志節。皆繇於此。此又弊之大者也。嗟乎其弊一至於此，乃國家亦何利而爲之。今宜以黜汰之事，令考功司河南道行於三六九年考滿之時。於理爲得。或曰：祖宗九年議黜，三六年不爲早乎。曰：九年者，旣百無一人焉。而三六年又不議黜，將遂無黜陟之典乎。且考察有不一載而去之者矣。三六年議黜，不有愈於不一載而去之者乎。且彼一人也。考功一司官考之，又總之於堂上。河南一道官考之，又總之於堂上。耳目旣多，實自難掩。又非一

日而了。乃得以從容體訪審覈。是以衆人而考一人。以數時而完一事。復者復。陞者陞。黜者黜。謫者謫。事

自精確。必不至於虧人。而是非大相遠也。蓋考察畧

然方今有額事參罰不得心上考籍者別又如何

而考滿詳。考察粗。而考滿精。考察曖昧。而考滿明白。

考察匆劇。而考滿從容。較而言之。自知矣。然又有未

及三六九年考滿。而改節恣肆者。則考察亦不可無

但不必定在六年。只偶一爲之。去其太甚者。數人示

戒而已。其有被害虧枉者。許人指言。研審得情。仍爲

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澗。飛語不得遂其讒。奸人不

得終其壽。日日考焉。惡者不得徼六年之幸。人人自考焉。善者不至恐轉數之及。何不可者。獨柰何必舍精而事粗。舍詳而事畧。舍明白而事曖昧。舍從容審核而徒事於匆劇鹵莽者也。

再論考察

察典

大明會典。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舉行。無常例。然在國初未有也。正統元年。始奏准兩京五品以下官員。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本部驗實具奏定奪。

景泰三年奏准六部等衙門堂上官考察各屬主事等官才力不勝者降典史老疾官冠帶致仕天順八年奏准本部都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並在外布按二司官有不公者許令科道官指實劾奏南京各衙門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劾奏成化四年令兩京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職者各自陳致仕取自 上裁五品以下官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公同考察年老無爲貪浮酷暴者革職以

治元年、令兩京五品以下官、照例考察、其被黜之人、有造言生事、撫拾妄奏者、發遣爲民、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然皆十年一行、亦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

故舉當考

之處分也、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至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曰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閑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乃行事者不體朝廷之意、而皆襲爲含糊曖昧不明之說、曰貪而已、更不列其貪之狀、曰酷而已、更不列其酷之狀、曰不謹而

已更不列其不謹之狀。餘皆然。徒加之名。不指其實。不止罔者。無以歷服其心。即當其罪者。亦無以歷服其心。何者。未有以明之也。然此有二弊焉。訪之不知之。不真。若明指其實。則不符者多矣。此其一也。內閣部院之臣。於內有所私意中傷。若明指其實。則必將以無作有。以輕作重。私害昭然在人矣。此又其一也。夫是以止加空名。而不指實事。使天下徒有駭疑。而不得其故。言官縱欲指謫。而不得其端。遂苟且了事之圖。氓權奸傾陷之跡。便已以殘人。假公以威衆。

文 樂此 有 善 有所 指

莫甚於此也。而朝廷法度可如是舉行，天下人才可如是摧折乎？今誠宜於考察時，令部院官務覈名實，某也貪，必列其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謹，必列其不謹之事；餘皆然。明言直指，與天下共罪之，而又申飭先朝有不公者，科道指實劾奏之。例則庶乎私意中傷者，不敢公然肆其所爲，而其平日體訪亦必務詳慎的確，不敢鹵莽塞責，以自取罪戾。斯不惟於懲汰不肖之中，存愛惜人才之意，而公道昭彰，人知勸懲，治理其可興矣。

論海運漕河

海運漕河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漕糧不至則京師坐困然漕河甚可慮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為功促迫勞費已多又不的當而挽運猶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帶之水築之甚難決之甚易通之甚難塞之甚易意外之防猶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當國時念此至深乃計通海運非元之海洋中運也乃邊海一道商販私往來者○若○成○其○利○不○細○自淮直達京師一風之便數日可至既不患於遲延而較諸漕河挽運且省無窮之力况海運既通則漕

文襄公事事欲為長計海運

河自可安心修築。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後。二路並運。脫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師可以坐俟無憂。且國計既不專恃漕河。則意外之防可彌。所以伐謀者。即此而在此。萬年之計也。先是予議開膠河。蓋前人曾爲而未成者。開此則自淮入海。直達天津。甚近。乃差科官徃勘。有司者胥謂難成。然恐拂予意。不敢言。予審知之。即貽書科官曰。吾所爲開海運者。爲國也。獨奈何以難成之事。病國乎。旣不便。即已之。予固無成心也。然糧運可慮。其語諸有司。當

更思所以爲計者。於是梁巡撫夢龍王布政宗沐胥
 以揭帖報予曰。海邊一道乃商販私通往來者。自淮
 抵京更捷。且邊海不險又不費修築。甚便可行。予聞
 甚喜。即令奏。上。予力主持行之。二君區畫周詳。措
 處停妥。造舡堅好。諸事完備。海運遂通。刻日而至。人
 皆快之。會予去位。當事者務反吾所爲。隨議罷所造
 海舟。棄之無用。沿海諸備皆廢。可惜也。然此計終難
 寢。當必有爲。國謀忠者。姑書記之。
海行安得無失
 議罷海運者
謂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漲衝決時。曾

因不獲而運。危當權其利。多者爲之。可

以百萬石委之泥沙。詎翅六七艘哉。聞之山東邊海人云。海行須有節次。惟海人知之。經畧者亦曾設有海人。乃運官專其利不用。故溺今海運不行。海人猶商販往來無患。獨無糧船耳。予聞而三嘆。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廢食。縱他日必有行時。然又勞費一番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華亭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徵輿轅文叅閱

殷文通公金輿山房稿

疏

殷士儋

遠夷謝恩求貢疏

遠夷求貢

一齊南自遠華泉以文章顯于麟正夫竝起一聘滿
上客清吏司案呈該總督三邊王崇古題土魯番新

然益矣

王子馬黑麻速壇兄弟九箇因舊土魯番馬速巴故

沙王子是遠房伯叔，不該做王子。伊兄弟係親支，該做土魯番把馬速王父子俱綁在牙兒坎地方去了。親王子馬黑麻做了，各差夷使齋本、齋帶方物進貢謝恩。節行到司，查例分別進存人數，覈驗方物造冊具呈。原差正使五名，隨從四十五名，據呈分別定擬。番主馬黑麻謝恩問安二事，止併正使一名，隨從七名。瑣非等番主共併正使一名，隨從七名。共一十六名，起送間，據各夷使屢具番文，告稱各番主俱因新立謝恩，通名尊敬天地，祝讚聖人，乞通行起送。各申

番情再三乞求，共准二十五名，特爲奏請，甚至流涕
審據情詞，各正義順，直拒之，恐拂其情，徑起之，有違
常例，况夷使執稱奏請，情不容抑，臣復思各夷兄弟
五人，各據一方，自立爲王，各遣夷使納款，似有分據
其國，不相統鈐之迹，若止容其一人之使入進，則衆
必起爭忿之端，若止容馬黑麻與其兄二人之使，恐
其餘三人，必相疾怨，此係番夷離合向背之機，事出
異常，難拘往例，伏乞聖明俯察夷情，矜念地方，勅下
該部勘議，允增馬黑麻兄弟五人，正使各一名，裁酌

隨從仍乞嚴諭以後五年進貢止許馬黑麻其餘番
主不許妄行援擾定擬正副使隨從名數不許隨帶
婦女若多餘者驅阻出關不許借以存留多添人數
永爲遵守庶情法兩全恩威並著矣等因奉 聖旨
禮部知道欽此查得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內該陝西
總督鎮巡等官都御史王珩等題稱馬黑麻速壇始
因沙州種田意在搶掠被逃夷泄漏機謀乃遞番本
求貢該兵部覆議移咨總督鎮巡等官再行譯審前
項夷情果出輸誠納款查照舊例入貢之期夷使之

數遵奉舉行等因。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馬黑麻速壇、踵習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親瓦剌。陰據哈密。占種沙州田土。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規容其入貢。欽此。至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內。該夷使客列等八名。各備方物。赴京進貢。已經本部查例題賞。訖。又查得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內。該甘肅巡撫都御史戴才等。題稱土魯番王沙速壇。因搶達虜射死。伊翁速壇馬速新立。爲王。比例求貢。該本部覆議。速壇馬速新立。卽求入貢。

比之馬黑麻速壇、陰據哈密、悔罪投降者不同，相應俯順夷情，容令入貢。但西域種族繁多，若一槩徇其請求，不無騷擾糜費。今後其餘雜番旁族，原定常年分方許驗放，不許妄援此例，以滋冒濫等因。題奉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至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內，該夷使滿刺阿力馬黑麻等八名，各備方物赴京進貢。又經本部查例題賞訖。今據馬黑麻求貢事情，大略與前例相同。而兄弟一時竝貢，則前所未有者。且所議起送人數，亦屬太多。呈乞酌議上請。案呈到部。

看得各夷入貢原有常期，亦有常數，所以明中朝一定之法，杜遠夷無厭之求，其例至嚴也。土魯番五年一貢，乃其定額。先年馬黑麻速壇以謝恩求貢，一時俯從，遂至速壇馬速緣以爲例，已稱濫矣。今馬黑麻爲衆擁立，首循此例以請，尚屬有名，而兄弟五人並求遣使，其瀆濫則爲已甚。據該總督鎮巡等官反覆駁勘，阻拒再三，乃有是不得已之請，蓋無非爲夷情慮，爲地方計也。但舊有之例，勢旣難阻，而濫貢之端漸不可開，節該本部題請申飭，諸番不許妄援，意正

爲此使。今所求皆遂。則豈惟本番後復爲例。而各邊諸夷。轉相傳倣。且將有不勝其求者。所據兄弟五人竝貢之請。難以議允。卽馬黑麻亦止。宜許其謝恩。至問安一事。亦所當裁。合無恭候命下。容本部移咨該督撫衙門。再爲議處。馬黑麻止許以謝恩入貢。仍定正使一名。隨從七名。方物悉照舊例。不許過多。其兄弟瑣非等。極力撫諭。悉聽彼中。從厚處賞阻回。果能如議。卽將馬黑麻之使。起送前來。如或念各番懇請之誠。守候之久。萬不得已。亦須另議具奏。以憑覆請。

或將馬黑麻之使爲首分別正從其餘如此處分最寫兄弟各附一

停妥而諸兄弟必不願也

使准作從數不得仍議正使名色以圖竝遣其方物

亦宜照數減省務令國紀嚴明夷情懾服庶不失爲

馭遠之常道也

議定進貢人數以處夷情以甦驛遞疏 夷貢人數

主客清吏司案呈卷查女直夷人進貢近年事例在

海西者原額止一千名在建州者額止五百名每年

進貢一次陸續赴京貢畢回還本司提督會同館主

事一員同兵部該司王事一員驗包後給與勘合照

依事畢、先後起發、其伴送員役原奉本部題差、通事
序班後、緣差者不稱、題改兵部選擇廉能千百戶等
官、伴送欽遵去訖、近該兵部咨稱據車戶張保等告
海西夷人來貢、先年因夷性兇野、在途聚眾搶掠、擾
害驛遞不能禁止、蒙撫按題准事例、以一百名解發
遞送定規已久、深得便益、豈今各夷生奸、止欲二三
起合夥希圖乘機爲患、伏乞移咨禮部、貢畢回還、查
照原來起數、陸續發行、庶便應付等因、兵部抄出海
西女直夷人、都指揮那吉哈等奏、奴婢先在永平府

驛廩糧米飯都不與吃，馬不與騎，又差人馬解着奴婢們步行去了，奴婢們苦楚無伸訴，今可憐見比照高麗事例，差序班伴送回去，路上不得陷害，奴婢得以安生行走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備行到司，已經本部議處覆咨兵部轉行，外查得陝西洮岷等處蕃族，每三年一貢，每族量爲起送數名，其餘存留在邊聽賞，及查正統三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照先年陝西臨洮府等處，免人赴京事例，行移四川鎮守總兵官，并四川布政司都司轉行所屬衛所府州縣

今後遇有國師禪師僧官刺麻僧免其來人赴京將所進馬匹辯驗明白徑自具奏定奪給賞庶免沿途勞擾奉 英宗皇帝聖旨馬匹隨他進貢至京人只着緊要的來其餘不緊要的、不許來、庶不往復勞擾、欽此、又查得四川番僧近該本部建議每三年來貢一次、每次該一百名、以上者起送四員名到京、三百名以上者、起送六員名到京、五百名以上者、起送八員名到京、餘俱存留聽賞、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各處進貢夷人、俱有到京存留之數、惟茲女直夷人

一千五百名、盡令赴京、况又一年一次、人數旣衆、歲
遠弊生、雖貢還每以百人起發、難保沿途無擾、雖該
部每次擇人護送、難必應付盡敷、及今不處、恐貽患
將來、有難救正者、相應酌議題請、臣等看得女直夷
人、每歲一千五百名、盡令赴京進貢、餘無存留在邊
非惟驛遞苦於應付、而夷人盡求供給得所、委屬艱
難、相應酌處、恭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遼東撫按
衙門集、審該鎮官吏、及知夷情伴送員役、從長計議、
務期妥帖、兩不相妨、可行永遠、自隆慶五年爲始、每

年仍准海西一千名、建州五百名、每名進馬一匹、照數驗收、無容別議、但每起十名內、量起送幾名、各照衛分多寡、或僉緊要頭目、斟酌便宜、立爲規則、就令類賞衆夷、勅書赴京聽驗、照例題賞、其存留在邊夷人、如各邊例、給與口糧等項、量加宴勞、省諭守候、待到京各夷、同伴送員役、領賞回日、巡撫衙門委官照驗、一體給與、如此則進貢人數、旣無損減、而朝廷賞賜、亦無所遺、在驛遞除騷擾之苦、於夷人免往返之累、且京師之糜費、所省不貲矣、奉 聖旨、這進貢夷

人起送存留名數，着該鎮撫按官酌議停當具奏。

覆侍郎王希烈題正三皇禮典疏

三皇禮典

登得嘉靖二十一年，初建景惠殿于太醫院，以祀太
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配以勾芒氏、祝
融氏、風后氏、力牧氏，而祀歷代醫師於兩廡。東廡，饒
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太
乙、雷公、馬師、皇伊、尹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
西廡，華佗、王叔和、皇甫謐、抱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
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玄子、王水錢、乙朱肱、李杲、劉

完素朱彥修、凡二十八人。歲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禮部堂上官一員、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今該本部右侍郎王希烈題乞 聖明裁正。竇祀、要將太醫院景惠殿、每年欽遣大臣致祭三皇、及配位勾芒、祝融、風后、力牧、欲行釐正、改祀先醫、以重典禮。一節、臣等謹議得三皇爲帝王之祖、道德之宗、繼天立極、功在萬世。我 世宗皇帝、遵奉 聖祖舊制、旣建廟于都城之西、復設祀於文華殿之東、俱以三皇爲首。以明正統道統之有自、厥旨深遠。自後先帝偶因

太醫院相沿奉有三皇小像，舊廟頽圯，傳諭修建奉祀。而當時禮臣急於承迎，略於稽度，乃因陋就簡，創立祀規，遂以三皇大聖祀於醫師之中，勾芒四佐配於醫院之側，殿名景惠，祭遣部臣，典禮不協于常經。祭義似涉乎瀆祀。向蒙遺詔，謂郊社等禮，各稽舊典，斟酌改正，俱已次第奉行，而此獨未經釐正，似爲缺典。今侍郎王希烈因奉欽遣行禮，思惟其故，心有未安，是以有此論列，深得先帝嚴祀三皇之遺意，相應俯從所請，合無今後太醫院三皇四配位之祭，當

從罷免止以兩廡醫師儼貸季天伯等二十八人合祀於一堂照依世次南向東西序列每年仍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本院正官行禮祀典旣非三皇則堂宇各殿祭用太牢俱非所宜合無以景惠殿改名先醫祠其祭品用羊一豕一簠簋各四籩豆各十爵祿酒盞十篚二帛二其祝文行移翰林院改撰以便舉行庶三皇之祀不瀆先醫之祭不廢典禮可清而神人以和矣。

序

賀宮保大司空鎮山朱公考績序

治河

國家仰河以利漕。然河亦數病漕。嘉靖間決漕者八。而最後乙丑秋尤甚。初漕自徐沛而北資于山東諸泉。南則資于河。達于徐呂二洪。顧南地高。河漸北徙。繇新集者。既淤。獨龐家屯在耳。至是龐家屯亦淤。而水泛華山。入飛雲橋。往往股擁沛地。湛昭陽湖。於是漕渠壞矣。先皇帝以爲憂。咨謀在庭。誰當又之者。僉謂朱公當能。則命公往。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水使者。按行繫舟林抄。隨鳧上下。率瀾漫不可辨安。

得所謂故渠者疏之也。人爲公言。先治河上源。如新集龐家屯。令水有所洩。則漕渠可復。公計治上源。宜發卒五十萬。費不下百五十萬。即具卒矣。不能操舟沒而取也。河性湍悍。土疏善墮。曠日鑿之。而淤之。不盈一朝。野無青艸。方囁囁告病。而久頓大衆。歲月不解。以幾萬一之功。非策也。惟漕渠填淤百萬粟。膠淮不進。項獨恃主上威靈。道昭陽湖可達耳。潦水旣盡。胡陵之陸可盪乎。又度非十二萬人不可治之。如晝脂鏤冰。費日損功。終爲河伯涂道。非我所有矣。公

素閑國家故事。問父老先中丞盛公未就渠安在。馳往視之。從南陽直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留城故渠會。渠竟百四十一里。所未達者四十里。爾厥土堅厚。度河所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計殺其勢。宜得無滌憂。且爲渠用。誠發十萬人治視。冀畫脂鏤冰之策。猶易耳。渠成萬世之利也。邇上疏言。而言者以爲不便。天子遣使者按視。使者還言狀。上益信用公。令遂成之。公乃授木工。晝晝夜。庸夏村督之。竟成新渠。如疏指矣。然後隄馬家橋。遇河

流之入沛者。盡入秦溝。而淪故渠。起留城。迄境山五
十里。䟽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壩置
閘。厚隄密樹。諸可以利久遠者。甚周。凡十閱月。告成
功矣。天子嘉賞。特陟官保。無何公亦三載考績。始
乃舍畚鍤。修禮儀。都水六使者。持觴上壽。徵言殷子
殷子曰。巍巍乎禹之功也。以無事爲神矣。賈讓上策。
不與河爭地。無事之說也。今公避河而就漕。卒之河
自穩流。而民不告憊。無事之功也。人皆知有事之功。
故知朱公善治渠。不知善治河。余因憶先民言黃河

黃河北徙則黃河

北徙故道矣。今河之可及在日徙而南也。國家之福。獨瓊山丘公不然。謂國家漕渠。本不

俟河。而河性不常。一旦復去。反更病渠。迺其言信矣。

今自司空渠成。一擯河不用。曷嘗一日患涸哉。獨如

嚮之人。按求故道。虛靡廩帑。漫漶支離。涓滴亡補。江

南之委輸。豈太倉有也。夫爲天下治者。亦如是。善治

水者。因水。善治天下者。因天下。相機制宜。而群生沐

膏濺之潤矣。今天子召公還內。新倚毗公。公其有

以酌天下之暘思哉。始公長余東土。臬事晉。左右轄

又持憲撫我東人。東人尸而祝之。余爲叙大政數事。

茲復紀公水政，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君子固不可測也。余方從史臣紀先皇帝，若乃書河渠，備一代故實，以公鴻碩，宜自爲之矣。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戎政

人臣于國家之事，莫難于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杌伏于前，而不移；浮議作于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于僨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机，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于天下。任事之難如

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
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
爲國任事之心蓋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
者斯其人可以危机浮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
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嘗屢著奇績
旋以望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卽按行塞上慨然謂將
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彌兵親援枹鼓
角勝負于呼吸者宜于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
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于北虜在我目中矣卽日

圖上方略。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糜大司農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士聚則力強而備疎。散則備嚴而力弱。虜勢如疾風迅電。不可嚮遏。彼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夫負嶠之虎。人莫敢撻。十仞之雀。彈者却步。踰險也。薊鎮天險。奈何棄之。以與虜共。莫如擇當路塞。興築墩臺。具蘭石。布渠答。塹壘。木樵。貯弓矢火器。其中虜至。則據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此。庶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克實。然後議戰。

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
患未已也。于時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
海。西連居庸。亭郭斥堠。遠近相望。尋有以隄度阻公
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釀酒。分畚休士。曾未踰時。
而金城雄峙。屹然改觀矣。廼又廣招募。勤簡閱。奮壯
猷之先聲。越拘攣之故見。積弱駸瘳。人有固志。會虜
擁衆匿塞下。睥睨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朝
廷始克明公之功。而隄度者。歎服以爲不可及。公則
慮周日戒。愈飭愈甚。而戎政之命下矣。嘗聞君子抱

斲弛之才。建掀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違會焉。當公之修築也。邊儲告空。士不宿飽。公爲植巡功。且撫且役。較營平時。難實倍之。然攷營平便宜。疏上。嘗再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訐謀朝陳。暮卽報可。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違會。則什伯踰之矣。嚮使非公以身任之。內怵外囂。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邊鄙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公知北事。異于南。亦嘗有以營事告公者乎。擁大纛制閩外。賞捐千金。而罰輕覺鼓。苟利社稷。

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讟易作。動見掣肘，卽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刷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中，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倉卒臨之，豈遽能起衰廢于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懾服其心，故爾。公策勲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天子方甚眷嚮之，故管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稜，作六師，以稱明主倚畀之意，其不可信乎。其不可

信乎。詩裳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繼公開府者。爲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場甚久。謂公還朝有日。則以書問言于余。余旣雅慕愛公。而又重劉公。請于。是乎言。

賀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熙齋高公序

司農

熙齋高公。爲戶部尚書。六載考績。天官卿以聞。上嘉之。錫賚駢蕃。先是有特命。加公太子少保。至是復荷溫旨。褒獎晉秩。太子太保云。國朝監前古三公。不備

官太子師保及三孤爲文臣之極嘗以待名德耆舊
不輕授非左右毗贊有大勛勞則列卿九載奏最始
得與寔異數也 皇上神聖百司奉職救過不給一
不當任使恩威叵測大臣日惴惴歷再考無譙何蓋
鮮而戶部職度支稱塞尤難或一歲數易故自嘉靖
改元尚書在戶部最久上眷顧最深荷殊遇躋崇階
耳目所覩記公一人而已燕趙嘗圻服密邇德化名
世翊運夙號多賢今文武紳紱布列朝著足彰一時
之盛乃聞望德業八郡士咸首推公爲表儀茲豈非

扶輿間氣所鍾、膺昌熾之會、而傑出者與、按周禮地
官曰、司徒掌邦教、夫十有二教、鄉三物五禮六樂、賓
興飲射之典、今悉隸大宗伯、而戶部所領、貢賦泉粟
出內、本天官司會、太府諸屬事、視司徒所掌稍異、然
班秩得次冢宰、固地官階也、高皇帝初定天下、尤
加意是任、至垂誠令甲、惟恐參以匪人、其慎重如此、
公奮迹近甸、於民隱吏弊、罔不周悉、自左右侍郎、總
督太倉、兼理西苑農務、協贊部事、至尚書先後十載
矣、凡閭閻賦役艱苦、邊饑急緩、盈縮征權、通塞利病、

供億品式劑量，匪直熟于見聞，而委曲詳密，參互鉤稽，具有區畫。此歲諸省被菑，轉輸不繼，邊警告棘，養兵之費倍益，恒額又縣官供需取辦，賈人應受直度支方蟻聚以待，帑藏無見儲，加賦豫徵，旣虞騷動，一切權宜，條格率從議寢，計靡所出，賴公調停，其間倉猝籌應，屬吏受成分理，幸無乏興，沮格之譴，間有怠愆，公卽疏名劾斥，有差。雖嫌怨勿恤焉。邇者上疏陳會計之數，曰：戶部歲入民運及征權額課，不過二百二十餘萬，各邊主客兵食歲例及京師百官六軍奉

給內府供應祈祀諸需子平賈歲費當三百七十萬

有奇出浮於入常此言開之熟矣軍興頻費可虞何一百五十餘萬請申飭邊臣覈實

以支持歲月

用究侵冒以懷永圖因條列定經制便宜數事皆得

報可公溫恭篤恪簡在有素故就事極論雖懇切直

致不以爲迂夫君臣相遇從古難之誠不夙罕或徒

欲危言激辭冀有轉移殆日論耳皇上總攬獨斷

臣下賢不肖洞鑒無隱惟於公信之深任之專言聽

計從異數游加莫與爲比公感不世之遇夙夜匪懈

軍國至計昔人所稱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爲之

節糞歛財以邦經。糞制用以邦式。皆將次第施行之。此其會千載一時也。余喜觀明良之遇。知窮變通久之机。在是也。敢預頌公所以酬主恩慰天下者。竊爲斯世斯民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司農

六

平露堂